

中国式大学系列

大学 潜规则

史生荣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式大学系列

大学 潜规则

史生荣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潜规则/史生荣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(中国式大学)

ISBN 978-7-02-007681-9

I. 大… II. 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4870 号

责任编辑:王静怡 装帧设计:康健
责任校对:杨益民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大学潜规则

史生荣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8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ISBN 978-7-02-007681-9 定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—

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。一早出门，马不停蹄跑到现在，饭没吃，水也没喝一口。申明理疲惫不堪地说，再别跑了，我看就定下来吧。

是该定下来了，但问题还是一堆。一年多跑下来，全市该看的房子全看了，目标也基本确定在了两处。一处是世外桃源，价格便宜，楼间距也大，花草树木，环境很好，但缺点是在郊区，离上班的大学太远，坐公交车得转三次车，耗时一小时四十多分。每天花那么长时间在路上跑，也是个大麻烦，而且周围又没有好学校，孩子上学也是个问题。另一处都市天堂各方面条件都可以，就是价格太高，每平米要七千多块。如果从长远考虑，买小了不行，买个八九十平米的，就是一笔巨款。曹小慧找一台阶，将一沓售楼材料垫在屁股下坐了，等申明理在面前站下时，说，你只会说定下来，那么你说究竟买哪里的。

申明理干脆说，就买都市天堂。

曹小慧说，都市天堂得六七十万，钱在哪里。

申明理说，那就买世外桃源。

曹小慧立即说，世外桃源那么远，天天跑，累死累不死不说，每天坐车，就把你的饭钱花光了。

申明理说，那就干脆不买。

曹小慧一下火了，她高声恼恨了质问说，你在应付谁呀，难道你在应付小鬼子吗？一家之主，不负一点责任，难道你的身份是维

持会长临时工？

申明理的气也不打一处来。买都市天堂犹豫,买世外桃源犹豫,买二手房也犹豫,难道世上还有白送你的房子?申明理不知该说什么。其实该说的话已经说完,该争吵的也争吵了不少。那你就坐着犹豫去吧。申明理愤怒了转身就走。

又是这样一个吵吵闹闹的结果。这样的吵闹已经让人厌烦,但还要延续下去。不行,确实是不能再犹豫了,房子不买也确实是不行。学校那栋筒子楼里,和她家前后住进去的教职工,差不多都已经买了房搬了出去。搬出去后,就把房子租给了乱七八糟的人,什么钉鞋的卖菜的,烤饼的做豆芽的,整个一个大市场车马店,整天都是人声嘈杂乌烟瘴气。最倒霉的还是她,左面住一个钉鞋的,每天回来,臭鞋底破轮胎,整整堆半楼道。右面的一家倒不臭,在楼道里放了一个烤箱烤面包卖,那股油焦味,如果是吃饱了饭,老远闻到就让你恶心。更糟糕的是公共厕所,臭气冲天不说,人进去得踩了砖头跳着走。有次屎尿流出来,还差点流进家里。那次家乡的同学来家里坐了几分钟,回去就传出许多闲话,让不少人以为她活得多么悲惨,以至于一个和她同年大学毕业,现在当了中学校长的同学打电话来劝她回去,同学自豪地说回来吧,咱们县城虽然不富,也没有那么多的高楼,但家乡活着实在,吃穿不愁,花销也小,房子也大,一二百平米的房子,几万十几万就能住着。她听了差点憋过气去。当年大学毕业的同学,留在省城的不多,留在大学教书的更少。当时大家是那么羡慕她,这才过去十一二年,她就变成了人们可怜的对象。不行,房子是脸面,穷死,也要买套大点的房子。

马路上行人如织,抬眼望,申明理已经没入了人群。曹小慧咬了牙想,如果他今天一个人走了,她就不回那个家,离婚,她也可以考虑。

悲伤还是紧紧地攫住了曹小慧的心。想当年,追她的人足够

排成一列长队，给她介绍对象的人也是那么多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她竟然一点都没考虑经济条件，傻乎乎地嫁给了从农村来而且一无所有的申明理。一层眼泪，像雾一样遮住了她的眼睛。

申明理突然站在了面前，温和地说，走吧，咬咬牙，就买都市天堂。

曹小慧伸出手，让申明理拉她起来，然后一起往都市天堂走。

都市天堂的售楼部就建在小区门口，感觉是一处临时建筑，但外面被各种油漆广告装饰得豪华而又眼花缭乱。里面的一切，申明理和曹小慧更是熟悉，两位售楼小姐好像永远就站在门的两侧。也许仍以为他俩只看不买，售楼小姐也失去了信心和热情，他俩来，看一眼就装作没看见，不给他俩发资料，也不给倒水让坐。曹小慧找一个角落坐下，等申明理也坐了，说，究竟是要 B 型还是 C 型，现在就决定下来。

B 型房面积九十六平米，C 型房面积八十一平米。申明理说，就要 C 型吧，太大了也没用，打扫起来还麻烦。

C 型和 B 型都是两室两厅，C 型的每个房间都要比 B 型小一些，而且 C 型只有一个卫生间，B 型却有一个主卫一个副卫。他家兄弟姐妹多，一年四季不断有人来打扰，而且很多情况是来求医看病，有次他哥竟然带了小舅子的一个亲戚来，而且是黄疸肝炎，这种病就是通过排泄传染。如果有了房，亲戚来肯定要住在家里。乡下亲戚浑身的汗味土炕柴烟味已经让她难以忍受，再共用一个卫生间，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。不让亲戚们来不现实，但有两个卫生间就会好一点。曹小慧再次说了自己的想法。申明理说，大十五个平米，就多十多万块钱，还是将就一点吧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一商量房子，两人的火气好像都特别大。曹小慧恼火了说，又是将就，难道房子是一次性消费品吗？难道你这辈子还要再折腾一回吗？一辈子就这一回，就得做长远打算，太小了，十几年就落后了，再怎么办。

这样的话也说了多次。大的当然好,但什么事都得量力而行。申明理不耐烦了说,穿衣吃饭看家当,搽油抹粉看人样,有多大的能力就办多大的事,花园洋房更好,能办得到吗。

好像是不该住大一点的房,好像是不配住大一点的房。曹小慧憋在肚里的火腾地一下又冒了起来。她用吵架的声音两眼逼视着申明理说,搽油抹粉看人样,我的人样怎么了?我怎么就不配住大点的房子?如果说人样,我嫁个百万富翁住花园别墅都小菜一碟,嫁了你这么个穷鬼,才穷困潦倒成了这个样子。

竟然说出这样的话,这样的话也许在她的心里憋了多日,今天终于说了出来。这当然是她的心里话了。既然说出了这样的话,那还买什么房子。申明理脸涨成了青紫,努力压住翻滚的冲动,才用平静的语气说,我也没强迫你嫁我,我也没把你拴在裤带上,大老板也多的,现成的也摆在你的眼前,那个牛总就不错,要嫁你就快点去,小心去晚了排不上队。你也不用担心,我决不会拦你留你,如果我求你留你,那我就是傻子。你走了,也不再吃苦受累,我也不再遭受歧视折磨,谁都解脱了。

曹小慧猛然意识到刚才的话也说得太重了。今天原本想好了是不吵闹的。看来是真伤了他的心,而且那个牛总,也成了他心里的一块阴影。其实牛总的事,她压根就没往心里放,牛总胡骚情,也没她的一点点责任。那天去一个什么庭院去看房,那个自称住房部总经理的牛总盯上了她,跟在她后面乱献殷勤,而且不顾申明理的怒目,找准机会就在她的身上拍拍打打。得知她是大学教师时,竟然提出给她八折,剩下的两折他替她支付。她当时心里也是讨厌他的,除了讨厌他那副长相,也觉得这个半老男人太没教养,像个低等动物,大庭广众毫无羞耻地发情。可申明理却念念不忘这件事,多次责备她对那个牛总太客气,而且没有及时离开,而且好像有点动心有点犹豫。像这样鸡毛蒜皮的争吵不知有多少回。真的不能再吵下去了。曹小慧猛然站起来,斩钉截铁地说,买,就

买九十六的。

售楼小姐也没想到他俩今天真买。两个小姐争了要领他俩去看房。曹小慧气壮了说，房不用看了，就要 B 栋的 B 型，八层九层都可以。

到交易部交一定数量的定金，签一份意向合同，然后在十天内付清百分之四十的首付，签订正式合同，再办理银行贷款，然后房子就归你了。

定金本来要交一万，但两人只带了一千多块钱。一千就一千吧。拿了这几张薄薄的意向合同，两人的心里一下轻松了许多。走出售楼部，才发现已经是下午四点多。虽说是星期天，但他们的生活一直很规律，不管是放假还是双休日，都是按时起床，按时吃饭。两人都感到饿了，申明理的肚子，还及时地发出了咕咕的响声。申明理说，前面不远有家面馆，吃碗面就不用回家做饭了。

这当然是个好主意，她也累得不想再回去做饭。进了面馆，才知道最便宜的青菜煮面，也要六块钱一碗。找个角落坐下，曹小慧叹口气，说，以后就要当房奴了，以前听说房奴，只当是自嘲，现在才觉得是什么滋味，感觉心里一下压了一麻袋钱，而且不是自己的，不仅沉甸甸的，还有点怕。以后每月的房供就得拿掉一个人的工资，三口人靠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总让人害怕，如果没事还可以咬咬牙过去，万一有个什么事，到时怎么办。

这也是申明理思考过无数遍的。现在买了近七十万的房子，而自己只有十几万的存款，首付将近三十万，还得借十几万。而四十几万的贷款，每月要付的本息就是两千多，足足是他一个人的工资。这样的房奴要当二十年。二十年，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。这一辈子活得。申明理也不由得长叹一口气。

曹小慧说，有了房子，就把女儿接回来。人们都说孩子从小不自己带，就和父母没有感情。再说爷爷姥姥太溺爱孩子，根本教育不好。咱们的孩子将来再像咱们，那就亏了老本了。

因为条件太差,也因为要进修要读研要工作,女儿不满一岁,就送到了姥姥家。因她父亲是个小学教师,母亲没有正式工作,便在校门口摆了个零碎摊子,卖点零食饮料小玩具。父亲退休,母亲也呆在了家里。老两口没事干,特别喜欢和外孙女在一起,而且外孙女已经上小学一年级,正是最讨人喜欢的时候。申明理说,如果爷爷姥姥不让回来,让他们带着也好,他们离学校近,条件也不错,爷爷还能辅导一下学习。

曹小慧立即说,你就知道推卸责任,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私这么不负责任了。自己的亲生女儿你都不想带,你说你是不是有点毛病,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女儿?

不想那是假话,他恨不能现在就把女儿抱在怀里。他那样说,其实是为女儿着想,他觉得女儿呆在姥姥家,受到的关爱要比回来多得多。如果回来,两人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照顾她。但申明理还是感到理亏,毕竟是自己的孩子。申明理低了头什么也没说。

回到家开门时,钥匙还没捅进去,门却一下开了。走了大半天,竟然没锁门。申明理回头埋怨说,你整天说别人丢三落四,你出门连门都不锁。

楼道里虽然很暗,但毕竟是大白天,曹小慧的近视程度也比申明理轻点,她一眼就看到门框少了一大块,白花花的木头茬有点刺眼。她惊叫一声门让人撬了,然后冲了进去。

满屋子被翻了个底朝天,连被褥都扔在了地上,比电影里日本鬼子进村还翻腾得厉害。

曹小慧一下浑身冰凉,呆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。申明理脸都白了,但他觉得小偷还在家里。急忙看看门后,再趴倒看看床下。曹小慧哀声道,快看看丢了什么东西,小偷再傻也不会藏起来让你抓。

值钱点的东西都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。抽屉也被撬了,抽屉里的东西都倒在了桌面上。金戒指金项链不见了,照相机也没有

了。存折倒没拿走，台式计算机也在。再细想，还有两人的手表，三块银元，一枚纪念金币，五十几美元，四五百块人民币。还有什么一时也想不起来。但损失这回是大了。曹小慧气急败坏了说，赶快给保卫处打电话，他们是干什么吃的，得让他们赔偿损失。

给保卫处打了电话，两人开始检查东西。发现申明理的那套西服也不见了，那是去年才花一千多块钱买的。她的衣服倒没什么值钱的，最值钱的那件大衣还在。曹小慧还是哭了。这决不是一个好兆头。本来战战兢兢打算要过苦日子，可在这特别的日子，却又遭小偷盗窃。难道真的是一个不祥的预兆？

保卫处只来了两位年轻人，感觉是招聘来的临时保安人员。其中一位看了看门，说锁的质量不好，防撬板也不合格。

门是木头门，住进来时，就将原来的小碰锁换成了现在的三保险锁，也在门框上装了防撬板，可盗贼不知用了什么工具，连半截门框都撬掉了。门框不结实，再结实的锁，再厚实的防撬板又有什么用。再说，锁和防撬板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。保安这样说，感觉不仅是推诿责任，简直就是故意幽默故意给人添堵。当保安要申明理写一个报案材料时，申明理气愤了说，我写材料有什么用，你们来了不勘察现场，不作一点记录，不想办法破案，却敷衍了事折腾我们。我们每月工资里都扣几块钱的治安费，你们拿了钱不负责，去，找你们处长来，让他给个说法。

保安瞪着眼盯申明理一阵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不行，没有这么便宜的事。按学校的规定，每个住在学校的职工每月都要交三块钱的治安费，这笔钱直接从工资里扣除。扣了钱拿了奖金请了保安却又不管事，职工丢了东西也不负责赔偿，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。不行，申明理转身也出了门。他要到保卫处找找老爷处长，和他们理论理论。

曹小慧呆站着，她不知道该干什么。东西不能收拾，要保护现场，说不定马上保卫处的人就要来勘察。曹小慧觉得这案子并不

复杂,很可能就是同楼里的家贼干的。如果不是家贼,外贼怎么能知道今天他俩都不在家。曹小慧开始想谁看到他们早上一起出了门。但早上出门时,她根本就没注意别人,更没注意谁家偷窥。再说,她平日也不和楼道里的人来往,许多人她根本就不认识,更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。但这件事她觉得学校应该承担责任。从报纸电视里可以看到,外面经常清理闲杂人员,而学校却从来不清理。不清理也罢了,还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自由出入,甚至保护这些人安然地居住在这里。曹小慧甚至想,如果这次破不了案,学校就得给她一定的赔偿,不然学校就得有一个合理的说法。

等半个小时还不见有人来,曹小慧掏出手机给申明理打电话。接通,就听到里面人声嘈杂,接着就传来申明理悲伤的声音,说我被人家打了。

急忙问怎么打了,为什么打了。可申明理却挂断了电话。

曹小慧急忙跑出门。可门又没法锁。着急了在门口转一圈,又觉得也没什么可锁的了,再说,再傻的贼也不会在别人偷过的屋里再惹麻烦。曹小慧将门虚掩住,急忙往保卫处赶。

申明理的鼻子被打出了血,脸上也青紫了一块。这样的场面让曹小慧震惊。在她的脑海里,学校是自己的单位,自己是学校的教师,在自己的单位,不说有特别的安全感,至少不会被保卫自己的人打。简直是没了王法。今天豁出去了。曹小慧高声问是谁打的。一位穿制服的长脸男子说,谁也没打他,谁会打他这样一个疯子。

曹小慧吃惊得只能去看丈夫。丈夫根本不会疯,当然看样子也没疯。申明理躲开妻子的目光,但嘴唇颤抖得说不出话来,眼泪也无法控制就要流出。曹小慧一把拉住他的手,说,你不要紧张,也不要害怕,究竟是怎么回事,我们找校长说。

申明理努力平静一点,然后指了指长脸男子说,就是他打的。

今天干脆拼了。曹小慧转身一把揪住长脸男子的衣领,说,你

厉害你就打我吧，要不然今天我和你没完。

保卫处长急忙拉开曹小慧，然后硬拉了让曹小慧坐下。处长说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休息日，处里由吕科长值班负责。我听到出事了，就急忙跑来了，我来了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你丈夫说保卫处的人打了他，吕科长和保卫处的人又都说没打。这不，我正在调查这事。

曹小慧一下站起高声说，人都打成这样了，怎么还说没打，还调查什么，没打这伤是哪来的。

保卫处长再次让曹小慧坐下，然后说，现在是法制社会，咱们干什么都要讲法。你说打了，周围的人都说没打，你说怎么办，我总不能无缘无故给谁扣一个打人的帽子。至于伤是哪来的，按在场的人说，是他乱打乱骂，我们的保卫人员抱都抱不住，在墙上碰的。

这是什么话！哪有自己往墙上碰的，明明是在偏袒自己的部下。曹小慧再一次愤怒了站起，但她不知该怎么办，只能指了指申明理说你哑巴了。申明理擦把鼻子上的血，说，你别管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也给领导打电话了。

保卫处长说，已经报警了，那就等警察来处理吧。

保卫处长要走时，曹小慧把他挡了下来，说，你们的人打了人，事情不处理你不能走。

保卫处长也不说什么，转身在办公桌前坐下，然后掏出一支烟点了，悠闲地自顾吸烟。

派出所打来了电话。电话是处长接的。接完，处长对申明理说，派出所要你们当事双方先写个事情经过的材料，我们也写个调查意见，然后一起送到派出所。如果有打伤的，先到医院疗伤，再到县级以上医院开具伤情鉴定，然后等待处理。

曹小慧的感觉就是推诿扯皮。细看保卫处长，一副居高临下猫玩老鼠地看着她。她能读懂这种眼光，也许这种眼光也不止一

回玩弄这样的把戏,他已经驾轻就熟。作为处长,他心里当然清楚他的部下会打人,也清楚用什么方法打,但他更清楚,打了说没打,谁也没办法。曹小慧愤怒了说,你是领导,你这样假惺惺的,连我都感到羞耻。

保卫处长仍然那副模样说,你们都是教师,也是有文化的人,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。现在是法制社会,什么事情都得按法律来,按程序来,如果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那这个社会还有没有秩序。

就算打人的事移交到了派出所,但被偷盗的事总该有个说法。保卫处长说,这件事我们不仅要管,而且要管到底,而且要成立一个专案组负责破案,你先写个报案材料,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侦破。

话说得好听,感觉还是官腔。曹小慧问如果破不了案怎么办。保卫处长说,破不了那谁也没办法,如果天下的案子都破了,那我们就成神仙了。

破不了案谁也没办法,这是什么话。既然破不了案,还养你们这帮人干什么。曹小慧不饶了说,我们每月出三块钱,一年三四十块,这笔钱买保险也有个赔付,买你们看门,你们却只拿钱不管事,丢了东西却不负责赔偿,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。

保卫处长却一下笑了,然后说,都说现在的女人厉害,没想到现在的女教师更厉害。你说,你掏钱买谁看门了,哪个人是你掏钱买的,老实告诉你,我转业前,是野战部队的副团长,如果你掏钱买我,别说你那三块钱,你掏三十万,也未必能买得起我。再说,我们破不了案你不饶我们,那你教的学生怎么样?是不是每个都成了材,那些考不上研究生的,找不到工作的,你赔他们学费了没有?他们是不是也要你赔偿他们的学费?

曹小慧说,我们教的学生,即使考不上研究生,他也学到了知识,拿到了文凭,而我们交了钱,又得到了什么?你必须得回答我。

保卫处长说,你得到了生命,如果没有我们,你早被人拐卖了,

早被人强奸了。

简直是一帮地痞无赖。曹小慧想骂,又没敢骂。曹小慧强压了怒火说,我希望你讲事实,你给我讲一讲,保卫处成立以来,抓住了几个小偷,在哪里抓住的。

处长说,我也没必要告诉你,如果你不讲道理甚至是诬陷我们,那我也没必要再和你费什么口舌。说完,保卫处长转身走了。

保卫处长一走,包括围观的保安,也都嘻嘻哈哈笑着走了。

看来也只有找校领导了,也只能找校领导说理了。本来是受害者,本来被打了,可现在好像成了无理取闹者。气愤,恼怒,使曹小慧的嗓子都有点发疼。出了保卫处,曹小慧就决定直奔校长家。她倒要看看,这些事究竟有人管没人管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生物系的吴书记跟了上来。吴书记是申明理的领导,吴书记说,以我的看法,这事找谁也不好办,除非你能拿出确凿的证据,但我想很难,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,即使有人看到打了,可谁又会出面为你作证。

事情确实是这样。申明理无奈了说,即使打人的事他们不承认,但他们平日的工作有没有过错?比如清理整顿校园环境,清理整顿闲杂人员,人家学校外面的都清理了,咱们学校里面的却不清理,不仅不清理,还到处藏污纳垢,你看我们那栋楼里,什么人都有。这次被盗,很可能就是那些人干的。这次如果学校再不清理,我就告他们不作为。

吴书记摇摇头,说,也没那么容易,你别看他们是闲杂人员,但哪一个闲杂人员也不闲杂,他们都有一个可依靠的靠山,如果没有,他们就不可能在学校呆下去。比如学生楼前那个卖水果的,就是后勤处一个副处长的亲戚。那年整顿,没后台的小商小贩都被撵走了,水果摊不但没被撵走,还以给学生服务为由,后勤出钱给搭建了遮雨棚,铺设了水泥地。当然,卖水果也不只是卖水果,逢年过节,相关领导家的水果肯定不用自己买了。倒不是领导看重

那么点水果,我是说人家和领导的关系要比一般的教师更密切,领导可能不认识你们,但认识这些闲杂人员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人。

这倒让曹小慧又想起了那件事。那年她坐汽车回老家,旁边两个中年汉子很快聊成了熟人,然后互相谈起了最近的生意。其中一个中年男人说他这次给大学送了一批床板。中年男人得意的说,床板送去,总务科长用尺子左量右量,说床板不合格,厚度不够,木条也太碎太小,之间的缝隙能伸进一个巴掌。要降价才收。中年男人说他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中午他提了点礼物包了五千块钱的红包去家里找科长,科长什么也不再说,下午不仅收下了床板,而且开票时,让他整整多开三万块,说要给职工们发点福利。她当时听得都有点心惊肉跳,但人家就像叙述普通家常那样叙述。回到家后,她还是把这件事和父亲说了,父亲听后说这有什么,商业就是这么个规矩,全世界的商人也都差不多,钱从手里过,哪能不湿手,只是中年男人在公共汽车上说这话,这张大嘴很危险。然后父亲又止不住告诉她,说家里能有现在的生活,也多亏他干了几年小学总务主任。父亲叹息了说,管人管钱管物,都是高风险的行业,你不贪往往也不由你。父亲说有次校长拿来一张买煤的发票要入账报销,他知道一年的用煤已经买过了,账也报销过了,最近也再没买煤。但校长要报销,他也不能说不报。父亲说他当时刚干总务,心里有点怕。但报销后,一万多的煤款校长只拿了一半,另一半留给了他。父亲说以后经见多了,他也就不怕了,而且像燃煤这样的消耗品,报多少他也不怕,反正是烧掉了,死无对证,而且报销得越多,他和校长的关系越铁,几乎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父亲只有初中文化,在县城的小学教了大半辈子书,只到五十几岁,学校才说父亲的知识实在是老了,要父亲退出教学一线。于是父亲做了总务主任。没想到却是因祸得福,用父亲的话说,如果年龄小几年晚退休几年再干几年,那咱们家就好了,不仅能给你哥买

结婚那套房子,我和你妈,也不用再住在这破平房里。这些话她当时听了并没太多的感觉,现在不知为什么,曹小慧突然一下觉得自己是那样渺小,而那些管人管钱管物的人,却一下高大得让她胆寒,高大到了让自己无法与之相提并论。可就在几秒前,她还是看不起这些人的,她还是认为自己是主力教师,是学校的主体,用文件上的话说,教师是学校的中心,而别的一切,都是为教学服务的,也是为教师服务的。

曹小慧放慢脚步看眼吴书记,一肚子理直气壮要找校长的她,突然一下像漏了气的皮球,没有了力量,也没有了胆量。再看眼申明理,感觉他也有点畏缩,低了头拖着双腿像上刑场。要不要去找校长,还有没有那个必要?吴书记说,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终究还得做出一个处理决定,要处理这样的问题,学校领导不出面,光靠保卫处恐怕也不行。你们找找校领导,让学校出面处理,可能会更公正更有效一点。

好在学校地方宽敞环境不错,校领导都住在校园。摁响校长的门铃,曹小慧的心就不住地乱跳。好在门很快就打开了。隔了防盗门,一个中年女人问找谁,有什么事。曹小慧判断不出女人是不是校长的夫人,但她还是简单说了什么事。女人立即说,这事不归他管,你到二楼找管后勤的周校长。

校领导住在同一个单元,这个单元也是专门为校领导设计建造的。下到二楼,同样是一个女人来开门。这回曹小慧不说什么事,只说自己是学校的教师,有重要的事要找周校长。

今天是休息日,周校长家却高朋满座,热气腾腾。客厅里有四五个人和周校长坐在一起说笑,感觉像老朋友聚会。要不要进去?曹小慧在客厅门口犹豫半天,还是决定不打扰人家。见周校长疑惑地看她,曹小慧说,周校长,我找您有点事,您能不能出来一下。

周校长犹豫一下走了出来,把曹小慧和申明理领入小客厅。

小客厅铺了地毯,感觉是羊毛的,蓝底红花的图案,透出一股

逼人的高雅和富贵。要不要脱鞋？要不要进去？当周校长再次和蔼地要他俩进来时，曹小慧才小心地迈上地毯。但地毯厚实的下陷感，让她觉得自己的心也陷了下去。

申明理像个罪犯，低了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看来只能靠她来述说了。但刚开口，所有的委屈却一下涌了出来，几乎来不及让她控制，便呜地一下哭出声来。

周校长一连说几声不要哭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看曹小慧哭得伤心，又起身亲切地拍拍曹小慧的肩，以表示安慰。曹小慧努力止住哭声，但巨大的悲伤却一时难以控制，抽泣和哽咽让她难以说话，也无法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。申明理咳一声清一下嗓子，然后开始叙述。

周校长坐回沙发上认真听完，然后说，这件事刚才保卫处的同志打电话来，已经向我汇报了一下，情况我也大致了解，你说的和保卫处说的，有一定的出入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发生了偷盗事件，保卫处有一定的责任，至于打没打人，我已经指示他们彻底调查，如果真打了人，一定会严肃处理。

周校长的语气很中肯，但曹小慧却感觉不到周校长说了什么，好像是什么也没说，至少是听不出责备谁，支持谁，连个倾向性也没有。曹小慧说，打了人让他们自己来调查，他们怎么会承认？如果真要调查，就应该学校出面调查，这样才能保证公正客观。

周校长起身给曹小慧和申明理倒一杯水，说，你想的没错，你的心情我也能理解，但你没站在学校的立场上看问题。你知道，学校有职能部门，什么事什么部门来管，是有规定的。比如讲课是你的职责，如果别人抢了你的讲台，那就是越位犯规。学校的保卫处就是负责处理治安事件的职能部门，不让他们处理，让谁去处理。

曹小慧满腔的悲伤又转化成了愤怒和焦急。周校长这样的口气，这样的解释，分明是在敷衍了事，分明是在哄三岁的小孩。太小看人了，我们再无能再平民，也是硕士学位大学教师。保卫处的